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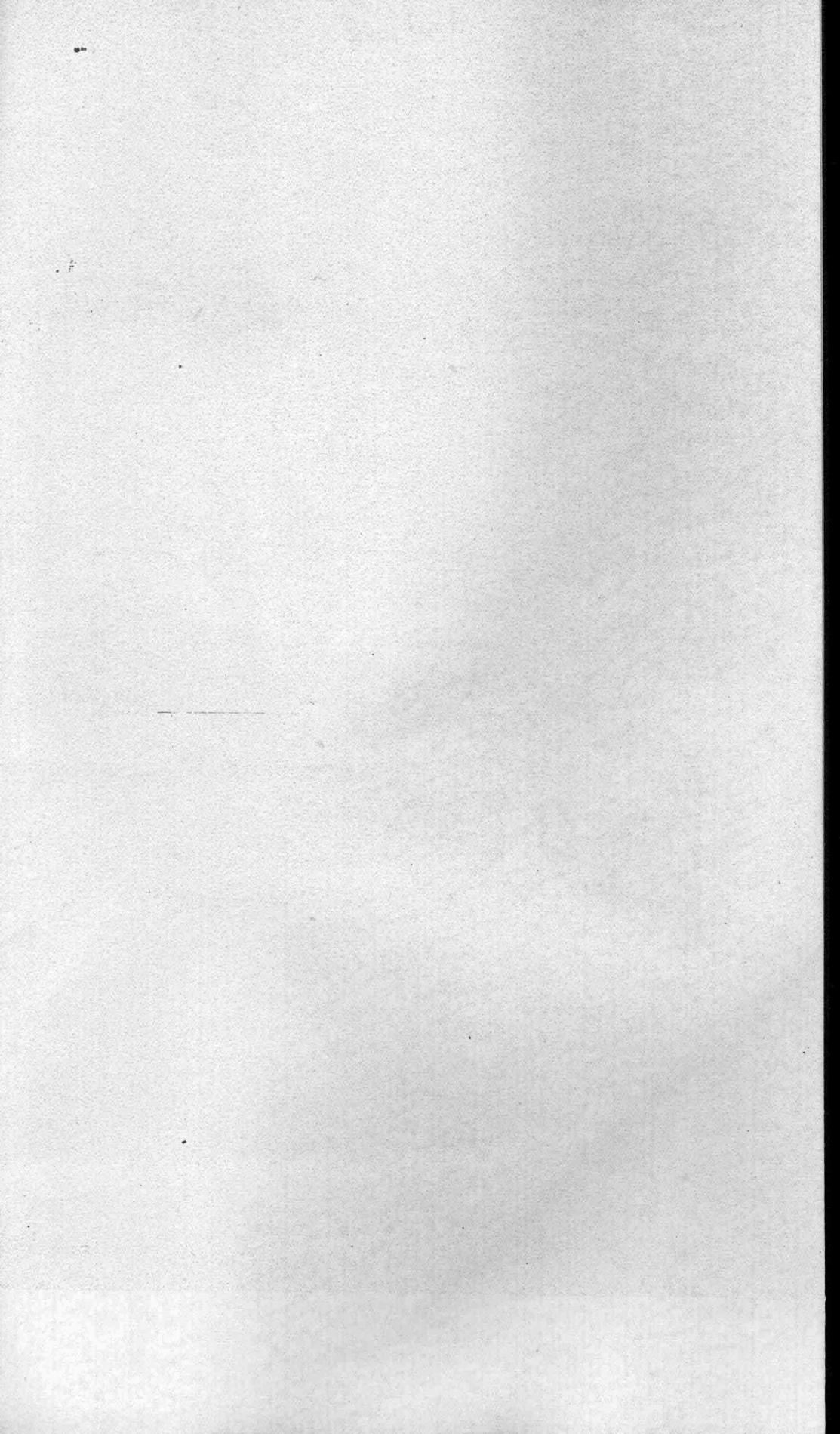
明代宮廷雜錄彙編

四

明人宮廷學堂遺稿

卷一

林居漫錄鈔略



伍素萃
林居漫
錄抄略

世廟聰明剛毅英主也哉萃鎮守內官英斷也
或乃歸之永嘉以為有社稷大功謬哉哉萃
之議原始于部臣而百餘年沉痾積蠹一旦
祛之自非英主無此英斷永嘉以力焉嘗
考永嘉自為傳歷叙生平行事如大禮大
殺之類不啻詳矣而初無一事字及于鎮
守之哉萃則歸功永嘉之說誠謬也予
特表而出之以昭中興第一丕烈云

李見罷戍閩中巡撫許敬菴行令有司以上官
禮待之而見罷竟偃然不辭一恠事也又

有太守李贄削髮為僧仍腰金衣緋乘
四轎明攜許公家之一寺中日殺牲于佛座前
又一怪事也 古者兵種散主不偏属于一人
匪獨防將六以防兵也漢制南北兩軍各有
管轄各有職掌最得古意 今制三大營
兵共統于文武二大臣一旦有脫巾而呼者
胡以教之此不可不深長慮也予以為當
如漢制分而為二旗幟異色甲冑異製操
練異地而各以文武大臣統之設或有急
可以相援聞教請討亦有議及之者但尚

時所冀在將而今日所冀在兵將逆程
可圖也兵變不可圖也國家根本之計
莫要于此肉食者早謀之可乎

武廟迄今寧夏殺巡撫二甘肅大同湖廣各
殺巡撫一大同浙江鄖陽各縛巡撫而管辱
之倖而免死此輩皆以撓弱凡才妄動起
譽覆鍊債藉國家之威靈大君之命令一
旦委之草莽死不償責故往來未有議恤
者近四明懷尚趙書之援手如請優恤而即
有請郵張中丞者亦以立公孫洩之哀予之矣

昔人化小詞云玉堂坐馬竹斲茅舍搃是無心
委旨哉斯言士君子誠以無心應世則用之
而天飛舍之而泥蟠焉往而不自適哉一有
心焉毋論貧賤即富貴之極亦不自適也
周召而後天下不復有大臣矣豈惟申屠嘉
乎鄭通天子貴倖人也一戲殿上輒召而切責
之而幾殺之匪特崇朝廷之體統肅察案
之觀瞻寧則抑近習之驕淫杜國柄之旁
落風裁識量如嘉庶幾古大臣矣
予記觀察海北正李恭愷之日也從參隨觀

大才報遊擊家臣會遊擊請去車寢久矣予已
訪得之檄有司速問敬欲發兵拒捕而兵畏予
散走乃就縛敬後文云採權負役皆內府欽
差豈容擅執且如雲南湖廣遼陽山東殺人無
數撫按縮首不敢詰况本監素守法度貴道乃
欲為撫按所不敢為邪情絕不函予收之云殺
人者死國有常刑三尺具罪即勳幾貴道誰
敢矯命而推行焉昔漢光武姊湖陽公主縱蒼
頭白日報人洛陽令董宣持刀當主車前於殺
之今條隨与蒼頭等耳該監臨也律不加于天

子之姊本道奉命持節一方亦非如令比豈
可宣祝光德橫行無忌竟取向為律寘之死三
戮沉寃一旦獲洩而赦之虐敵燹亦少息矣

今制大小諸臣見天子各以品級用錦繡惟外

官見監臨三司則易素衣角帶其初亦止郡

守以下然耳不知何時始即藩臬見按按者

不然焉豈按按因尊于天下部管東漢在比

部陳九事皆回國家大體而正憲綱一歎謂

兩司于二監不當易服也於直拘不當呼先生大

人不當不送上馬謬獻謫然香清草玄佩之乎正

論也江陵兵至收尹旌之說出僉粵東臬
事雖擢之實困之也而鑿直指之案既正
矣東深亮以此罷不復用

或問建文天出止有謬曰否不然自古多有止命
天下孰為有止命天子則望夷之兵不逢景
陽之井不沉而愛子之血不濺乎夫富家子
犯重辟而逃不執于官則傷于盜未有得免者
而况人主教我青宮六年紫極誰不敬乎为天
子之容即髡緡易貌就隧道間行誰不踐乎
此人臣之度也請龍所指目姦臣四散逃死無一

捕誅而建文君弱統統於我然則君安在曰至
川而自焚固實錄也然則老佛之說何乃
曰此因滇中奸僧之惑而附會之者也且僧
死于詔獄非供于大內也

江陵行閱視之法無牌邊務祇派實錄文
武將吏賤滴罷閑者皆得夤緣敘復而昔按大臣
不次超遷責蔭優擢若司道則有巡撫提定不
別用者則有徑擢系堂不倍推者而閱視之臣
亦大有所獲 朝廷如有一番舉劾便用一番
騙局此其尤者歟

癸巳歲太倉公應召入京初玉子諱之云老先
生入朝當以力請面君為第一義子見嘗以力
請建儲為第一義及奉三王益封之 旨而人言
紛起公乃以倉卒錯誤自解且求去予貽書
云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滄史古人丈夫段
多自倉卒中見之而闕下獨不尔邪且已誤之
已能挽之然後可以有辭于天下奈何以一去
塞責公收書云來諭謂古人大丈夫多自倉卒
見之以此為罪夫復何辭自今當步之努力不
敢言去矣公服義如此後日呂見采以建儲

泣請而豫教之 命始下主器安而前星耀

公亦有功云

予自通籍正今三十年間京察凡五最可恨者

無如辛巳最可晒者無如丁亥最可快者無如

癸巳而乙巳近之己亥可(無)短長若留滯己亥

之黜鄭材乙巳之黜祝世祿亦快人矣云辛巳

太宰王疏菴考功孫惟清丁亥太宰楊二山考

功徐一標癸巳太宰孫立峯考功趙南星己亥太

宰李對泉考功 乙巳少宰楊廷菴考

功劉一焜南己亥太宰 考功蔡果南乙

已太宰曾見其考功徐必達

楊焦山次為分宜所殺妻孥真沛王公從津獨以
女妻子輿論高之公方嚴峭直位本兵謝絕
傳記債帥之弊於清會

上有山陵之行小內監稱 旨索馬公執奏

上切責之而傳侍御光宅望風劾公公求去以張
公嶮峻比之公多才略而乏操節錦衣指揮

羅縉故太監滕祥家樂二也公狗私囑題管衙
事張給舍元冲劾之公曰捨制我者而偏責我
可也遂罷歸會推此者弗用 命起嚴公寅所

蓋特尚也梅給舍鵬祚疏云以嚴清之持正
知必為張佳胤之通然持正而勢不行怒又為
王遴之續乞戒諭權貴毋務諂託致本兵
數易當事者恨之棄俸

或曰子言江陵以前為一局茂陵以後為一局
是矣孰善乎曰江陵以前相聘相賊純乎為己
然而改且改正而忠讜始擢故士氣振而之
詭邪通茂陵以後相推相引近乎為國然而
傳法沒法而忠讜永棄故士氣索而之詭遂
塞噤此可以觀之變

甲辰年余賫捧入都謁歸懷相公。問民間疾
苦余對曰民間疾苦無如採權人。能言之矣
且有二策焉上之則元老或格 聖哀開懷一
旦罷免礦稅此 宗社無疆之福然而不可必
也其次則選擇持正執法不畏強禦不愛官
爵者數十人按按各省直俾採權之墜於有
所畏忌亦須取日一半耳公是予言因歎
曰今日不但格天難即用人亦難也
給事鍾夢臯以察去鍾兆斗以外轉皆蒙
留用時部院二公嘗明目張膽參之而畏